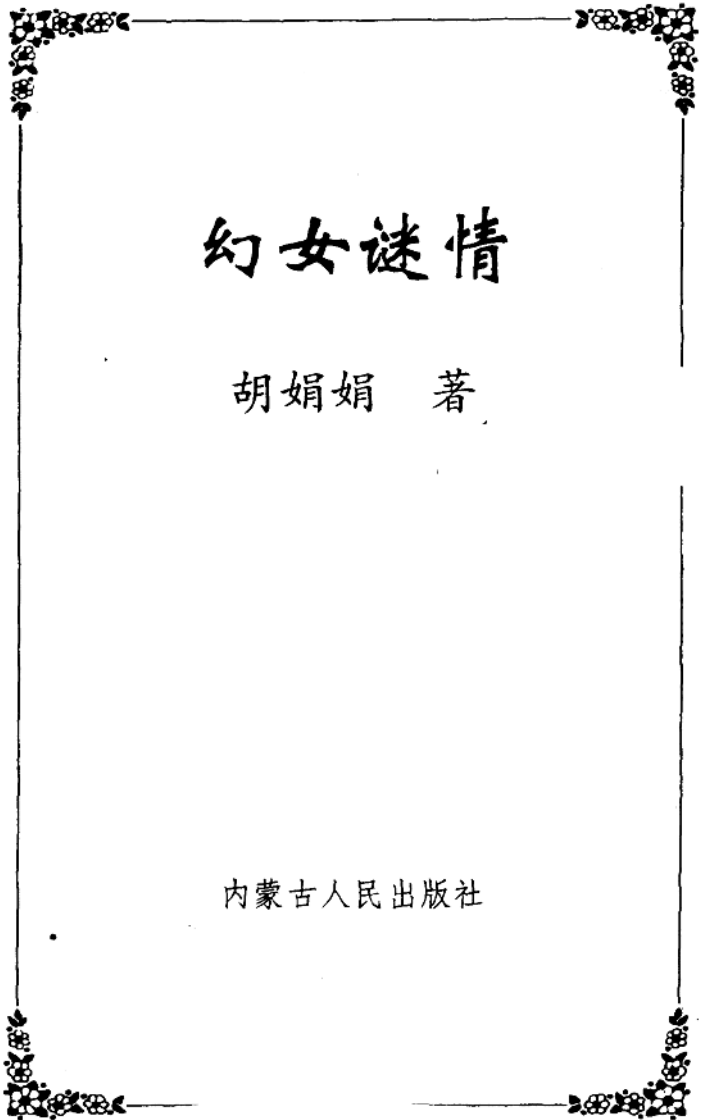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幻女迷情

一段纯真无悔的爱恋。
牵扯出一场扑朔诡谲的谋杀……

台湾 胡娟娟



幻女谜情

胡娟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晓 涛

封面设计：文 苑

多情系列
幻女迷情
(台湾)胡娟娟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6 字数：128 千字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 000

ISBN 7-204-03242-8/1·557 定价：9.80 元

第一章

清晨时分，颜海胜正赶着回家，他知道老婆和女儿一定还在等着他！

在家附近的小路上，他边走边左右四顾，确定没人跟踪，终于放下心来，左手将黑夹克的拉链拉下，伸进里头摸摸胸前的一份资料，赶紧再拉上拉链，开心地想着这份资料即将带给他们一笔财富，这份财富不但能改善他的家庭状况，更能为青青上好的国中、高中而铺路，从此再也不会有人因贫穷而瞧不起他！

想到此，颜海胜紧绷的脸上，不禁露出一丝微笑。他低头边走边想着未来的美景，就在刹那间，转角冲出一辆黑色大车，颜海胜惊惧地跳开——

时间就像突然静止似地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突然，一声嘶喊划破宁静的夜空。

“救命啊……”在这样寂静的夜里，骤然又响起几声尖锐的煞车声，和着颜海胜的尖叫声……一场疑案，于焉展开。

清晨一点多，阿土伯神色匆忙，由田埂上边跑边

幻 女 谜 情

喊，直向颜家一路跑来。

“颜太太——颜太太，不好了……”

正在前厅与十多岁的女儿颜青青一起等待丈夫回来的颜太太，眉心紧蹙，焦虑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嘴裏不停地念着佛号，紧握念珠的手，不停地颤抖着。

看着桌上一锅原本热腾腾的宵夜，此刻已热气冒尽，颜太太不禁低声道：“平时再晚也不至于这个时候了还不回家，今天到底是怎么了？真教人担心啊！”

才刚嘀咕完，手上的一串念珠突然断了！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珠子刹那间全掉落地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

颜太太愣住了，与静默地坐在一旁的青青惊愕对望着。

一股不祥的预感陡然升上心头……

小小年纪的青青，似乎也能感受这个破旧的小屋，即将承受一股巨大的冲击与不幸。

她好像听见什么似的，将食指放在唇上，对着母亲喊：“嘘！妈，您听！好像是阿土伯的声音……”

颜太太闭气静声，与青青一同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

阿土伯紧张的声音从老远处传来，渐渐靠近……

“颜太太——”

颜太太和青青同时都听见了，颜太太下意识地跑到门边开了大木门向外望，果真是阿土伯，他上气不接下

气地由田埂间一路向他们家跑来。

“不好了，颜太太……”阿土伯愈跑近，直抚着胸口喘不停。

“阿土伯，这么晚了，什么事呀？”颜太太志怎不安地问着。

“颜太太，你先要有个心理准备啊……”

颜太太一听，心更慌了。

“阿土伯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青青也钻出头来问着。

“顷午主也……也……”阿土伯顾忌着，不如如何开口。

“你看见我爸爸了？他在哪里？”青青惊喜地问。

颜太太也跟着问：“他在哪里？他得罪了你吗？”

阿土伯一面拂手，一面摇摇头说：“我刚才在巡视稻田时，发现颜先生他……他倒在村外的马路上，浑身是血……”

后面几个字，他将声音刻意放低，可是，还是清楚地响在颜太太和青青的耳里。

颜太太先是一阵惊愕，继而双腿一软，差点倒下来，幸而有青青在一旁搀扶着。

“妈……”青青一双大眼无助地望着母亲。“妈，振作一点，您倒下去，叫青青怎么办啊？”

母亲绝不能倒下来，现在也只有母亲是她唯一的支

幻 女 謎 情

柱了。

颜太太听见青青的声音，强自振作，马上随着阿土伯出门，一路上地一言不发，心里直想着：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！



刚办完父亲的丧事，母亲又病倒了。

势利的房东，因为她们母女俩付不起房租，而急着要收回房子，青青也面临无法升学的困境，一切的噩运，似乎都挤在同一个时间来临。

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病苦和灾难紧跟着她们母女俩，情况简直困窘万分，要不是好心的村民们发起募捐，可能连父亲都无法入土为安。

说起父亲，青青不觉一阵鼻酸，她永远记得倒卧血泊中，血肉模糊、残肢断臂的爸爸……可恨的是那肇事的凶手早逃逸无踪！

经过报上披露她们的困境之后，有一天，颜太太突然收到一笔捐款，署名：杜云扬，却没写地址。

这笔为数不小的捐款，在每个月固定时间必定会寄到，除了能纾解她们拮据的经济状况外，再加上颜太太帮人打扫洗衣的一点微薄薪水，才让青青得以继续升学念肆目。

“青青啊，只要我们活着一天，就不能放弃寻找我

们的救命恩人！”

这样的话，颜太太每天总要在青青的耳边念上几次。

“妈，您放心，等我长大，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他，报答他的！”

在青青小小的心灵里，也早已种下报恩的种子，不过念头一转，想到爸爸的惨死，她便露出怨恨的神情，咬牙切齿的说：“同样的，要是让我查出来是谁害死爸爸，我也一定不会放过他！”

颜太太在一旁无奈地摇着头。



每当夜深人静时，爸爸的惨死，和好心人的帮助，常萦绕在青青小小的脑袋瓜里。

她常在心底告诉自己千万次，等她长大，一定要找出害死爸爸的人，和帮助她们度过难关的人。

说到这个杜云扬，正面临青春期的青青，对他存着许多幻想。

幻想着他不知道是高？是矮？是胖？是瘦？是年轻？还是年老？是英俊？还是

她的答案有千百种，却没有一个是肯定的。

渐渐地，她对这个名字热烈地崇拜起来，只要同学的姓名中，有杜云扬这三个字中的任何一个字，她都会

幻 女 谜 情

以亲切和善的态度来对待他们。

上了大学后，她开始对报章杂志感兴趣了。

原因无他，只为了寻找杜云扬的消息。

因为她相信，能如此长期地以为数不少的金钱施与她们，帮助她们，如此拥有爱心的人，在社会上也一定是个有头有脸的富贯名流者。

直到有一天，在书店一本销路非常好的跨国性杂志上，一篇企业界人士的开会名单中，她终于发现了“杜云扬”这个名字！

这着实让青青兴奋了好久。

照片中的他，看来年近三十，身着整齐的西装、领带，有着一双浓眉大眼，和高大帅气的身材，他的风度翩翩、气宇轩昂，并且有着阳光般爽朗的笑容，和一股遗世独立、傲视群伦的气质，更有着令年轻女孩着迷的五官……

总之，与青青平日幻想的模样相去不远，甚至更优！

虽然当时班上的同学都迷恋小马哥马英九，可是青青却相信她的杜云扬更胜于他，

青青毫不犹豫地将存了一阵子的零用钱，还通掏出来买这本杂志，准备拿回家给母亲看。

“嗯，不错！这个杜云扬五官长得好！”颜太太戴上老花眼镜端详许久后说。

“我就说嘛，这个帮助我们这么久的杜云扬，在社会上一定是个有头有脸、条件很好的青年才俊。”

颜太太爱怜地睨了她一眼，拿下眼镜说：“别高兴得太早，同名同姓的很多，也或许不是这个人。”

母亲这句话，就像一盆冷水，浇在炙热燃烧的乾柴上，青青顿有余灰散尽后的消沉。

不过，她宁可相信她的直觉，这个杜云扬就是她朝思暮想的偶像！

她小心翼翼地将杂志上的几张照片剪下、放大，并贴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从此以后更细心地注意收集有关杜云扬的剪报和资料，同时也积极地注意他的公司——巨冠企业的住址和动向等等。

终于大学毕业了。

青青迫不及待地想到台北去找工作。

她先向巨冠投出了三封求职信，可是皆如石沉大海，一点音讯也没有。

她决定自己去试试看，可是，必须先通过妈妈那一关。

“妈，好不好嘛；”青青半撒娇地想求得母亲同意。“大学毕业了，我总是要出去找工作的嘛！总不能一辈子靠杜云扬的接济呀！”

“找工作在我们桃园就可以找嘛，为什么非到台北去不可？”

幻 女 薏 篇

“妈，台北的工作机会比较多嘛——”青青半耍赖地说。

颜太太想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妈妈实在放心不下你呀！”

“妈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再是十几岁的小女孩，我会自己照顾自己，您就放宽心，让我出去闯一闯吧！”

颜太太拗不过青青，只好无奈地说：“唉，好吧！不过，你得答应妈妈，台北的骗子多，一个女孩子家千万要小心，不该去的地方不要去，千万别上了人家的当，你要是被人骗走了，到时候要妈上哪儿去找你呀——”

青青开心地笑了：“是的，妈，我一定听您的话！”

青青开心地一夜辗转难眠，心里一直想着终于要跟心目中的恩人兼偶像见面了！



好在桃园和台北间的距离，并不如她想像般的远。

第一次离开生长二十多年的家乡，只身北上，除了兴奋之外，还有些许说不出的恐惧。

一下计程车，“巨冠机构”几个大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眼前。

青青心脏加速地跳动着，并再一次审视自己的衣着

和装扮。

想到梦中的偶像即将出现在自己的面前，她不禁有些胆怯起来。

不可以，她低声告诉自己，这不是十多年来的愿望吗？这心愿终于就要在下一刻实现了，现在怎么可以临阵退缩？

可是……这个杜云扬万一不是她要找的杜云扬呢？
……

或者，杜云扬根本不认识她呢，

谁都知道大企业家，哪个平日不做一点善事的？说不定这个杜云扬手下帮助过的人不计其数，而她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有她这号人物。

不不不！不会的！别想这么多了，进去再说吧！

她再度抬头望了一眼大厦的外观，在桃园市区，她也曾见过许多外观美仑美奂的大厦，但都不及这栋来得气派、宏伟，尤其是镶在建筑物下的几个金色大字，太大阳光下闪亮亮的，益发炫目耀眼。

青青深深的呼吸，然后屏着气，鼓足勇气地踏进了巨冠的大门。

哇，如此宽敞的办公厅和一流的办公设备，确实教这个乡下来的小妮子看傻眼了。

相形之下，自己更是显得渺小而自惭形秽，不过也让她太太地开了眼界！

幻 女 谜 情

青青由一楼上到三楼，都没一个人理她！

她想找个人问问，可是看样子大家都在忙，她也不好意思打扰。

青青选择了一个靠墙的角落，在L型的软皮沙发上坐了下来，期待着能有哪双偷闲的眼睛注意到她。

运气还算不错，不到十分钟，一位西装笔挺的年轻男人向她走过来，礼貌地闪她：“请问这位小姐，您有事吗？”

第一次听见人家喊她“小姐”，一朵红云霎时浮上了双颊。

“我……”青青赶忙站起身来，打开她那只地摊上买的黑色廉价皮包，抽出一张履历表，递给面前的男人说：“我是来应徵工作的！”

对方先是惊愕，继而接过她的履历表看了一下，经历栏上空空如也，于是问说：“你——大学刚毕业？”

青青点点头。

对方回答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最起码都要有专才，或是三年以上的工作经验。”

青青一听，失望地垂下眼来。

对方恐怕她有背景，是人家介绍来的，所以再小心翼翼地问说：

“有人介绍你来吗？”

青青摇摇头。

对方强忍住笑意，仍旧以礼貌的态度说：

“很抱歉，我们公司如果有职缺，一向都是登报招考，可惜目前并不缺人。”

他将履历表还给青青，青青脸上难掩失望的神色。

见对方转身要离开，她随即叫道：“慢着，先生……”

那男人停下脚步又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，要不是眼前这位小女孩长得这么清灵秀气，意人怜爱，他或许没有这等耐性来与她浪费口舌。

“还有事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我……”青青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“我还有一件事……”

那男人笑笑，以为她是故意赖着不走，有许多人为了要挤进巨冠，谋得巨冠一职，都是这么死皮赖脸的难缠。

青青见他不答腔，紧张地说：“我只是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打听完我就走，请你……”

“好吧！你想打听谁？我还有很多事要忙呢！”

“真是对不起，先生，”青青歉然地说：“我想跟你打听一位杜云扬先生。”

对方一震，脸上表情完全僵住了，他圆睁着眼，后退几步，再仔细打量着眼前这女孩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。居然直呼总经理名讳？”

幻 女 谜 情

青青不知道她哪里说错了？难道这里没有杜云扬这个人？

那男人向四周望了望，将青青神秘地拉到刚才的沙发坐下来，说：

“看你年纪轻，涉世未深，以后讲话要注意礼貌。”

青青还是莫名其妙。

对方问：“你为什么要打听杜总？”

“杜总？”

“就是你刚要打听的人嘛！他是我们董事长的独生子，前年留学归国，现在正担任巨冠公司的总经理职位，我们都称他为杜总。”

原来如此，青青这才会过意来。

杜总？这样的名词只有在电视、电影里听过，突然放到现实生活中，她觉得很新奇，而且印象中的总经理，大都是脑满肠肥、顶着啤酒肚、又“厚”又“重”的老男人；再不就是刚毅严肃、正经八百、践里践气的有钱少爷，要将“杜总”这名词与杂志上那有着英挺帅气的年轻外表，和阳光般爽朗笑容的模样放在一起，还真难让人凑得起来。

对方又唤了她一声：“小姐，你还没回答我的话呢！你认识他吗？”

青青不知该如何回答他？毕竟这是个很长的故事，

幻 女 谜 情

回答认识也不对，回答不认识也不恰当，她想了很久，终于摇摇头，不作声。

对方见她摇头，于是火大地说：“你这女孩子开什么玩笑啊！”他显然一点耐性也没有。“莫名其妙跑到这里，一下要找工作，一下要打听总经理，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是你玩笑游戏的地方，回去吧，别再胡闹了，我还有一堆事要忙呢！”

他提高声音，两只原本温和的眼睛刹那间变为两团火球，带着怒意地斥责她。

青青真的被吓到了，她惊惧得瞠目结舌，说不出话来。

从出生到现在，从未被人这样凶过、羞辱过，她的委屈和羞愧升至喉头，不能上也不能下，鼻一酸，泪水在刹那间便一箩筐地全部倾泄出来。

青青拉起皮包就往楼下冲，她感觉身后有无数只眼睛盯着她瞧，一群群聚拢的人，都在她身后看她笑话。

出了巨冠，她不知道要往哪儿好？回家吧！她想。

刚来时的兴奋和狂热，一下子全都被冰封了，原本轻盈的步伐，也变得沉重而迟缓。

不！我不能就这样放弃！她在心底这样告诉自己。等了十年，怎么可以就这样放弃呢？刚才差一步就可以见到杜云扬了呀！如果自己不那么爱哭的话，如果自己不跑出来的话，如果自己多坚持几分钟的话……

幻 女 谜 情

她后悔极了！可是既然已经选择跑出来，现在哪有脸再进去？

可是她又不甘愿就这样回桃园，于是就在巨冠大楼前徘徊……

青青失望地在大门前走来走去，想着或许什么时候杜云扬出来，她就可以见到他了！他总要出来用午餐吧？

不过她看了一下表，现在才刚上班没多久，离午餐时间还有好几个小时呢！

真是笨方法！她暗笑自己的愚蠢！

脑筋一转，咦，有了！怎么那么笨！人不能进去，那就打电话啊！

对了，打电话！她马上取出皮包里的零钱，在大楼外找到公用电话，问了查号台，然后就拨进巨冠公司。

“喂，请问……”她正要说话，结果发现那只是语音转接系统，她耐心地听完各部门的转接号码，居然没有经理室的转接号码，于是按了九，请总机代转。

一关又一关，电话终于转到经理室，一个年轻甜美的声音接起电话，她忙告诉对方她要找杜总经理；这次她学乖了，不再直呼杜云扬。

对方问了她许多问题，诸如：“你是哪间公司”、“有没有事先约定”……等等，最后居然回答她“总经理不在”，电话便挂掉了！